

范明 总主编

陵上学人文存

郝苏民卷

陇上学人文存

---

# 郝苏民 卷

---

郝苏民 著 马东平 编选

---

 甘肃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 郝苏民卷 / 范鹏总主编; 郝苏民著;  
马东平编选.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226-04593-0

I. ①陇… II. ①范… ②郝… ③马…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国—文集 ③文化遗产—中国—文集 IV. ①C53②K892.3-53③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88552 号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马晓燕  
封面设计: 王林强

## 陇上学人文存·郝苏民卷

范 鹏 总主编

郝苏民 著 马东平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7 字数 391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226-04593-0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 编辑委员会

---

名誉主任：陆 浩 刘伟平  
主 任：励小捷 咸 辉  
副 主 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 学术指导委员会

---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琰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 编辑委员会

---

名誉主任：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连辑 咸辉  
副主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鹏  
委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炯 安文华 马廷旭

### 学术指导委员会

---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珺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 编辑委员会

---

名誉主任：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连 辑 张广智  
副主任：张建昌 范 鹏 马成洋  
委员：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 学术指导委员会

---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琰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 总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 编选前言

郝苏民(1935年—),笔名苏民、浩思茫戈、豪斯蒙哥、A.速莱蛮、虞耕等,男,回族,出生于宁夏银川。他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14岁起,就读于西北民族学院预科、语文系本科,先后学习过维吾尔、蒙古语文,凡五年之久。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1960—1962年,他在甘肃甘南甘加草原自学藏语文(安多口语)。通晓多种少数民族语文的他,从当时的未至而立,再到渐及耄耋——西北民族语文与民族文化的研究及传播,就是他的一生。

介绍郝苏民先生,我们不妨先通过范式性地对他的生平履历、研究方向、各种成果进行回顾。1972年5月—1980年,他任甘肃(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蒙古国语言专业讲师。1980年—1984年任西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蒙古语文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和系主任。1984年—1998年参与创办西北民族研究所任所长、教授(1987.1)、研究生导师(1991)。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现为西北民族大学民间文艺学博士生导师,《西北民族研究》主编,西北民族“非遗”保护研究中心负责人;是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申报“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协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宁



夏大学回族文化研究院、内蒙古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兼职、客座教授等。

郝苏民先生是西北乃至全国都有影响的语言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在 1950 年进入西北民族学院之后，服从组织分配学习了蒙古语，之后在钻研蒙古语的同时就接触了大量的蒙古族民间文化，这为以后他在八思巴古文字上的造诣和民间文艺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西北这片民族文化生态极其丰富的沃土上，郝苏民先生作为一名回族人，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也是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进入 21 世纪以后，郝苏民先生又老当益壮，对西北乃至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实践贡献着自己的学术智慧。作为一名资深教育工作者，在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方面的成就是杰出。

郝苏民先生在不同的学术生涯阶段，产出了累累硕果。专著主要有《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1989 年获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选》、《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主编）、《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西北组主编、撰稿人）、《东乡族民间故事集》、《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主编）、《甘肃当代文艺 50 年——民间文艺编》（负责人、撰稿人）、《我不再是羊群的学者——田野随笔》。论文的专题研究更是涉及蒙古语族语言文字研究、蒙古文化研究、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领域。而且郝苏民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理念，在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应用研究，1997 年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主持过香港 OX-FAM 项目《中国甘南玛曲藏族牧区社会性别分析调查研究》，主持了科技部、文化部

项目《西北民俗数据库信息采集》等项目。《中国人口较少民族非遗保护课题研究》和《中国节日志·穆斯林节日》等,整个的学术生涯中,于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都发出了自己的学术声音和研究成果。

郝苏民先生在六十多年治学教学生涯中对他的事业真情真心,硕果累累,桃李环墙,堪称当代陇上学界之耆宿人物。譬如,已故钟敬文先生曾赞誉他:“你二十年来默默无闻,现在是赫赫有名。你们培养了西北十三个民族自己的民俗学者……少数民族学者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会事半功倍。”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称赞他:“有功士林。”

《陇上学人文存·郝苏民卷》是郝苏民先生半个世纪来对西北少数民族语文与民族文化研究的精粹选编。通过这部选编,我们可以更为集中地阅读到他笔下的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林林总总;通过这部选编,我们看到学人郝苏民植根西北,毕生呕心沥血、倾情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治学方向。

学人大家,风采师范,以启山林,昭示来兹。在《陇上学人文存·郝苏民卷》行将出版之际,选编者认为,有必要在前言絮语中描绘出郝苏民先生“立体的学术素描相”。譬如,他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走进了学术的道路?他成长的“生态环境”,怎样影响和决定了他的学术方向?又譬如,他是一位拥有先赋身份的回族学者,在当时环境下,又是怎样的机缘使他深入了西北多民族文化研究领域的?他在波澜不惊的学术拓荒中,又经历了哪些平淡中的辉煌?

让我们一起走进学人郝苏民。

## 二

### (一)成长于西北多族群杂居区的回族人

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两年,郝苏民先生出生在宁夏银川。他自己是



回族人，而当时人最多的“别家们”——是汉族。同时，这里还生活着“旗人”（满族）以及贺兰山中的蒙古族人。

郝苏民的童年与少年，亲历了民国后期的十五年。彼时，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倡导民族团结，并且大办各民族教育。孩提时代的郝苏民，家庭朋友、伙伴里，既有满族、汉族，还有蒙古族。不少人，还是至交好友。各族之间，除了饮食、节日习俗外，服饰等都没什么不同。用郝苏民自己的话来说，“各民族之间似乎笼罩着一种各自独有的差异，更没有不同族群之间势不两立的纠结”。

虽然当时的社会条件有限，但在旧宁夏政府大力倡导教育的背景下，郝苏民先生还是接受到了比较良好的家教。曾经是教师的父亲在他上小学之前就已经教他通读了《三字经》、《弟子规》以及《尺牍》、《纲鉴》、《论说精华》、《古文观止》等。作为回族人家的孩子，他在寒暑假期间，也进过清真寺去学念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但说到底，郝苏民基本上接受的是汉文化传统，入的是新式学校。

当他开始读书识字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藏书，其中有《观察》（《新观察》前身）、《东方杂志》，上面也刊载了一些原始民族的图片，这些都使他了解到世界的多姿多彩，也激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

孩提时代，旧政府倡导民族教育，他与多民族小伙伴和睦并处，加之家庭教育的熏陶，这些都奠定了他以后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研究的情感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有幸成为了较早期的一代大学生、知识分子，以后他成名成家，最终成为知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化学者。

## （二）第一批考入西北民族学院，研究蒙古语及文化的拓荒者

20世纪50年代初，郝苏民先生以新中国首批少年先锋队队员（少先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新青团）员身份进入共和国第一所民族院校——今天的西北民族大学。

当时民族学院还在筹办阶段，学校的重点除了预科以外，就是培

养军政干部。那时候,他年龄太小,因此读了一年预科。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那时的西北民族大学,研究民族史、民族语言的大家很多,可谓贤人济济,风云际会。譬如:藏族史学专家黄奋生、研究蒙古语专家谢再善、专研维文的阎锐、哈美新先生,都是从西北大学过来的。兰州大学少语系也有研究蒙、藏文的,像侯生祯、叶维熙,蒙古学的卢弼先生等。西北民族学院在这些专业人才的基础上设立了本科班,最初就是蒙、藏、维三个专业方向,都叫做语文系。蒙、藏、维三个专业的主要学员一部分是由新中国成立前考到兰大、西大的有关专业的学生合并而来,一部分是西北民族学院直接招收的学生,郝苏民先生就是新考上的。

考到本科系里了,那么要学什么专业呢?自然是他面临的选择。当时兰大、西大学蒙、藏、维的学生中,学维文的最多,学藏文的次之,学蒙文的最少。身为共青团员的郝苏民,接受了组织的分配,很不情愿地去学习蒙文。但学了一阵之后,他发现蒙古文与汉文、阿拉伯文体系不同,它的一个字写成一个词,可以分几个音节,然后连缀成词。它是阿尔泰语系,属黏着语,语言规律和汉文完全相反,所以又一改初衷,对蒙语极感兴趣。

兴趣调动了他所有的积极性,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去学习蒙古语。那时学习没有语法书,没有字典,他就从报纸上把各类名词术语摘录下来,自己编字典,在学习过程中又学习俄文字母,用俄文字母对照自学了外蒙古的文字,还订了一份蒙古共和国的报纸——《蒙古文学报》,他主要从报纸中找名词术语,另一方面,这些报纸是文学报,传递了蒙古国的一些文学作品。由于读蒙古国文学作品和新蒙文的影响,他的蒙语口语水平飞快提高。在那个时期,他对蒙古语言几近如醉如痴,每天很早起来,很迟睡觉,从早到晚都是在练说蒙语,每天嘴里不念一点蒙语,就好像嘴巴不舒服。而且对蒙古语言的痴迷也表现



为对蒙古文化的兴趣和热爱，那时偶尔在收音机中听到了蒙古族的长调歌曲就会被其旋律和特有的节奏感动的热泪盈眶。在学习蒙古语言尤其是蒙古民间语言的过程中，他也接近了蒙古族的民间文化，通过民间文学其实走进了一个民俗的天地，也就是进入了民间文化领域。而且他把这种学习付诸于研究实践，他当时曾在《人民日报》连载蒙古谚语，这也是西北民族大学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的学生发表的最高级别的报纸。还在《民间文艺季刊》第2期上用蒙古语的笔名娜布琪发表了译作《蒙古谚语》。

### （三）被批斗和下放的“右派”年轻助教

1955年1月，20岁的郝苏民留校担任助教。

当时，西北民族大学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很重视，希望他们能尽快成长起来，迅速确定了包括郝苏民先生在内的不到十个人的助教。

1956年，郝苏民翻译了我国第一本苏联布里亚特蒙古的民间故事集《金蛋》，并于次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金蛋》出版是喜事，但《金蛋》最终带给他的却是悲剧。很快，郝苏民被打成了“右派”。成为“右派”的理由——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金蛋》的出版也算是一条，说他是“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白专道路的追随者”。还有人揭发他，在共青团组织生活上不讲政治，净学与政治无关的“业务”。

1957年之后，有一部分“极右分子”被送到甘肃甚至全国有名的河西走廊夹边沟劳动教养，而他也被迫离开了助教岗位。但是，他却被留在学校，继续当反面教材，他最早被下放到图书馆，整理图书入库，后来他就成了图书馆库房的唯一工作人员，每天在库房里给大家来回奔走取书。1958年“大跃进”，紧接着大炼钢铁，他被抽调到靖远县的白水山挖矿石，炼钢铁，白天黑夜连轴转。1960—1962年三年最困难的时候，被送到甘南藏族牧区的甘加草原，1962年5月份才回



来。甘南草原上的三年时光,他的主要任务是“看守牧场里的农场”。正是在这三年里,他直接面对面地接触了藏族牧民百姓。当时全国处于饥荒,在他下放的地方一小盒火柴卖一块钱!有的地方十块钱买一个油饼。他基本天天处于饥饿状态,还有高强度的劳动。他在那个地方也要想办法解决吃饱的问题。所以,学习语言和藏族群众交流是解决肚子问题的办法之一。因为他有学语言的经验,所以很快速突击了当地的口语。他用各种符号,蒙文、汉语拼音字母、俄文字母,用他所有能用的手段记录当地方言口语,很快可以和当地人对话。在交流的基础上,在他人生最疾苦之际,又一次感悟到生命和人性!

正如郝苏民先生的回忆:“草原的天气,早晚很冷,中午突然爆热,没树荫可遮掩,人被晒得没处躲;但一会儿却又是大雨如注,瞬间,或许就是冰雹狂骤。这种异常天气里,我就躲进牧民帐篷里,这时,大家都在同一天空下,都面对渺茫宇宙显得渺小而无助;老少之间无所顾忌漫天胡扯,心情反而都很舒畅。如果哪位老阿姨的牛犊子饿死了,不管多瘦,包括牛皮都煮着吃,老阿姨也总给我分一点。别人从旱獭窝里挖出来的蕨麻,我也吃过。蕨麻要是一根一根地挖,一个人一整天也挖不出多少来,田鼠冬眠储存的蕨麻,一窝也有半斤,那时顾不上担心鼠疫。在那种情况下,为了活命除猪肉外,几乎已没有穆斯林饮食的任何忌讳了。生活苦得离奇但心灵安静而纯洁。在非常破败荒凉的草原上,听不到任何信息,看不到报纸,也没有收音机,觉得天一下子安宁了,可信了;仿佛在地球上、宇宙里能听见的就是苍蝇和蚊子的‘嗡嗡’声……自然旷日持久地无力,寡言、单纯、为肚皮疯‘吃’的后果是,心灵的恐慌,有一种落魄、自卑,见不得人的羞愧在心。”

#### (四)“无心插柳柳成荫”,介入八思巴文字研究

在甘南草原上生存,郝苏民很快学会了流利的藏族口语。